

封面題字：張舜徽自署

鄭學叢著

張舜徽 著

齊魯書社出版發行

（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）

山東人民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開本      19.25印張      272千字

1984年6月第1版   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

精裝印數 1—1,500      平裝印數 1—3,500

精裝定價 3.65 元      平裝定價 3.00 元

書 號 9266·9

鄭學敘錄

鄭氏校讎學發微

鄭氏經注釋例

鄭學傳述考

鄭雅

演釋名



東漢文獻學家鄭玄像

## 前言

清代二百六十餘年的學術界，特別是乾、嘉學者，都圍繞了「許鄭之學」努力用功。凡是探討文字的，便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依據；研究經學的，便奉鄭玄的羣經注說為宗主。有的學者，甚至將畢生的心思才力，投入一部書的深入鑽研。當時樸實治學的精神，形成了風氣，各效所能，寫出了不少專著，留下了豐富成果，給予後來研究古代文字和整理文獻遺產的人們以莫大的方便。這種成績，應該在中國學術史上大書特書而不容湮沒的。

道、咸以下，治學道路雖已變化，但是宗尚「許鄭」的學術氣氛，從來沒有輕淡過。所以我們說，有清一代的學術界，完全為「許、鄭之學」所籠罩了，也

不失之誇大！有些學者自號為「鄭齋」，為「洩民」，為「郎園」；或者自號為「鄭盒」，為「鄭龕」，為「儀鄭堂」，為「鄭學齋」，為「許鄭學廬」；都充分體現了學者們傾慕「許鄭」之情。

究竟許慎和鄭玄，在學術研究工作上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？對當時和後世的貢獻有多大？在今天是值得好好總結的。

我過去為了總結許慎在文字學方面取得的成就，重新整理了他的著作，成為說文解字約注。將自宋以來數十百家的異說，去粗取精，肯定他們的創見，揚棄他們的謬解。對許書本身，也採用金文、甲文，作了許多補充和訂正。將許慎在文字學方面的貢獻，有重點地又寫在廣文字蒙求里面，總結下來了。

鄭玄是漢代傑出的文獻學家。他對羣經都做了整理和翻譯的工作，影響於後世學術界為最大，我在年輕的時代，治學的門徑和方法，都受了清代學者的影響，對鄭氏的三禮注和毛詩箋，是很尊重的。在學習過程中，寫了許多筆記，輯錄了一些精義。到了晚年，才用舊有叢稿為基礎，總結鄭學的成就，寫出了鄭學敘錄。

鄭氏校讎學發微、鄭氏經注釋例、鄭學傳述考、鄭雅等五種。大約鄭氏一生在學術上所作出的貢獻，已經總結在這里面了。後又推衍鄭氏聲訓之理，效釋名之體，以究萬物得名之原，撰成演釋名一書，實際也就是張大鄭學的寫作，因與上述五種，合刊為鄭學叢著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五日，張舜徽記

## 鄭學叢著目次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     | 一   |
| 鄭學敘錄    | 一   |
| 鄭氏校讎學發微 | 三九  |
| 鄭氏經注釋例  | 七五  |
| 鄭學傳述考   | 一五九 |
| 鄭 雅     | 一九五 |
| 演釋名     | 四二一 |

鄭學敘錄



## 鄭學敘錄

張舜徽撰

### 一、經籍文獻學家鄭玄的生平和注述

隨着西漢社會經濟的發展，在中國文化史上出現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時代。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二世紀四百年之間，不斷湧現出許多大科學家如張蒼、張衡、張機、華佗；史學家如司馬遷、班固、荀悅；文學家如枚乘、司馬相如、揚雄、蔡邕；思想家如桓譚、王充；文字學家如史游、許慎；經籍文獻學家如劉向、賈逵、馬融、鄭玄，都成為歷史上著名的人物。他們不僅繼承了春秋戰國以來的文化遺產，而且更加發揚光大，給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內奠定了堅厚的基

礎；對於中國文化的向前發展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他們所遺留的成果，仍然是我們今天研究中國文化史極其寶貴的資料。

這裡所要着重介紹的，便是一生以整理古代文化遺產為職志的鄭玄。他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經籍文獻學家，對古書所作注解專著很多，給當時和後世閱讀古書以很大的方便。從東漢一直到今天，凡是要研究漢以前的古書特別是幾部儒家重要經傳，都必須參考他的注本。好比一個不懂外國語言文字的人和外賓交談，自然要通過翻譯員來彼此傳達意志，是一樣的重要。因為由時間距離而引起的隔閡，和那些由空間距離而引起的隔閡，沒有甚麼不同。歷代傳注家們和翻譯員一樣，盡量設法把古書難解的字句變為後世通俗的語言。在傳遞的過程中，誰也不能擔保一無錯誤。但是由於他們的時代比較接近往古，聞見親切，大部分的解釋，應該是比較可靠的。他們辛辛苦苦，耗盡幾十年的歲月，甚至一輩子都只在一部書或幾部書裡苦心鑽研，做好翻譯工作。他們那種對整理古代文化遺產的專壹精神，和所投下的辛勤勞動，是應該受到後人珍重的。

鄭玄（公元一二七——二〇〇年），字康成，東漢末年北海高密（今屬山東）人。

清代因避諱（康熙名玄燁），不稱其名，只稱鄭康成，或稱鄭君。根據後漢書卷六十五鄭玄傳所載事蹟，知道他是出生於一個貧寒的家庭。年輕時做過鄉官——嗇夫，但不樂為吏，想努力讀書。家裡的人，容許他不事生產，專心嚮學，雖在困窘的環境下，也支持他負笈出遊。因得博訪通人，從師受業。後西入關，由盧植的介紹，師事馬融。在外遊學十餘年，乃歸鄉里。於是在家講學，學徒相隨常數百人。到了七十歲的時候，因身體有病，寫了一篇信給他的兒子益恩道：

吾家舊貧，為父母昆弟所容，

為字上舊衍不字，今刪正。

去廝役之吏，游學周秦之都，往來

幽、并、兗、豫之域。獲覲乎在位通人，處逸大儒，得意者咸從奉手，有所授焉。遂博稽六藝，粗覽傳記，時覲祕書緯術之奧。年過四十，乃歸供養，假田播殖，以娛朝夕。遇閹尹擅勢，坐黨禁錮，十有四年，而蒙赦令。舉賢良方正有道，辟大將軍三司府，公車再召。比牒併名，早為宰相。惟彼數公，懿德大雅，克堪王臣，故宜式序。吾自忖度，無任於此；但念述先聖之玄意，思

整百家之不齊，亦庶幾以竭吾才，故聞命罔從。而黃巾為害，萍浮南北，復歸邦鄉，入此歲來，已七十矣。宿素衰落，仍有失誤。案之禮典，便合傳家。今我告爾以老，歸爾以事，將閒居以安性，覃思以終業。自非拜國君之命，問族親之憂，展敬墳墓，觀省野物，胡嘗扶杖出門乎？家事大小，汝一承之。咨爾煢煢一夫，曾無同生相依。其勛求君子之道，研鑽勿替；敬慎威儀，以近有德。顯譽成於僚友，德行立於己志。若致聲稱，亦有榮於所生。可不深念邪！可不深念邪！吾雖無紱冕之緒，頗有讓爵之高。自樂以論贊之功，庶不遺後人之羞。末所憤憤者，徒以亡親墳壟未成；所好羣書，率皆腐敝，不得於禮堂寫定，傳與其人。日西方暮，其可圖乎？家今差多於昔，勤力務時，無恤饑寒。菲飲食，薄衣服，節夫二者，尚令吾寡恨。若忽忘不識，亦已焉哉！

這一篇戒子益恩書，收錄在後漢書本傳，是鄭玄遺文中最完整的一篇。將他的一生行事和志願都談到了，無異於一篇最真實的自傳。我們能全面理解它，便對鄭

玄的一生，都清楚了。書中着重指出：「但念述先聖之玄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齊。」說明他早年無意仕進，祇想在整理文化遺產方面做些工作。到了晚年，仍然「將閒居以安性，覃思以終業」。說明他還要趁年老靜居的時候，把工作做完。最後感到愉快的是「自樂以論贊之功，庶不遺後人之羞」。算是在整理文化遺產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，足以自慰了。所謂「論贊」，便包括整理遺文、注釋古書等方面。「論」是「論」的借字。論从亼，𠂔，是亼（集）合簡策的意思，即是整理遺文。「贊」是表明、申演其義的意思，即是注釋古書。

古代書籍，都是用竹簡寫的。依前後次序用繩索貫穿捆紮起來，這叫做編。偶然繩索斷了，竹簡便自然會錯亂。原來在前面的，掉到後面去了；原來在後面的，移到前面來了；這是常有的事。加以漢代通行的幾部儒家經傳，即當時所謂「五經」，有用漢代隸書寫成的本子，這叫「今文」；有用漢代以前篆籀字體寫成的本子，這叫「古文」。今文經和古文經字體既有不同，內容也不一致。面對這些具體情況，非首先從事整理，是談不上對遠古遺文加以注釋的。鄭玄在這方

面，做了比較耐心而緻密的工作。既對錯簡謁文，認真審辨；又取古今文異本，仔細校勘。並且還將古書篇目次第的不同編排，彼此互校，選擇比較合理的肯定下來。做好這些工作以後，他才着手進行注釋工作。

鄭玄注釋古書的工作，做的很多。今天還保存完好的，只有周禮注、儀禮注、禮記注、毛詩箋四部書。此外如周易、尚書、論語、孝經，他都注釋過。只是亡佚很早，現在僅能看到後人的輯本。他當時的注書工作，做的又很廣泛。注經之外，也曾注緯。而晉書刑法志云：「秦漢舊律，後人生意，各為章句。叔孫宣、郭令卿、馬融、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，覽者益難。天子於是下詔（天子指魏明帝），但用鄭氏章句，不得雜用餘家。」可知鄭玄注經注緯之外，連法律也做過注解。關於這一點，宋代理學家朱熹也十分歎服道：「鄭康成是箇好人，考禮名數大有功。事事都理會得。如漢律令，亦皆有注，儘有許多精力。」朱子語類 由卷八十七此可知鄭玄一生心思才智，已盡瘁於注述。我們今天接受古代文化遺產，還要倚靠他的注釋，作為閱讀遠古遺文的橋梁。他在注述工作上所作出的成績和對後世

的影響，都是很巨大的。

## 二、漢代經學的今古文之爭

「經」的名稱，起源很晚。清代史學家章學誠認為「因傳而有經名，猶因子而立父號」。大概是在傳注盛行以後，學者推尊本書，因名之為「經」而已。我們祇看包括孔、孟在內的周末諸子引用古書，但稱「詩曰」、「書云」，而沒有說過甚么「詩經」、「書經」，可知「經」的名稱，是後人加上去的。由于傳世的幾部古書——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春秋的主要內容，都是圍繞着維護階級社會中統治與服從的秩序來進行理論宣傳的。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說成是天經地義，對封建統治階級鞏固權位，十分有利，因而被最高統治者所重視而利用它。漢武帝時設立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春秋五經博士，是和當時中央集權的政治措施相配合的一種統制思想的政策。從此學官講授，士子誦習，都用這「五經」作基本讀物。

從秦火以後，有的書是靠像伏生那樣的老儒全憑記憶背誦而傳授出來的。當時用漢代隸書記錄，稱為「今文」。還有的發現於私人收藏或屋壁之中，原來是用漢代以前的字體寫的，稱為「古文」。這兩種本子，不獨字體不同；也存在內容上的分歧。西漢一代所立五經博士，分為十四家：易立施（讎）、孟（喜）、梁丘（賀）、京（房）四博士；書立歐陽（高）、大夏侯（勝）、小夏侯（建）三博士；詩立魯（申培）、齊（轅固）、韓（嬰）三博士；禮（指禮經）立大戴（德）、小戴（聖）二博士；春秋（公羊）立嚴（彭祖）、顏（安樂）二博士，共十四家，都是今文學派。

這些博士的設立，不是武帝時纔開始有的。例如魯詩、韓詩，文帝時已立博士；齊詩、景帝時已立博士。可知文、景之際，三家詩都已立于學官，後來便仍其舊。其他有始立於武帝時的（如歐陽尚書），有始立於宣帝時的（如施、孟、梁丘易，大小夏侯尚書，大小戴禮，嚴顏春秋），有始立於元帝時的（如京氏易）。不過在武帝以前，雖有博士，原不限於詩、書。像陰陽家公孫臣為文帝博